

四十八

你想对她讲晋代的笔记小说里的一则故事，说的是一位权势咄咄逼人的大司马，府前来了个比丘尼找他化缘。门口照例通报主事，主事赏了一吊制钱，这女尼却拒不肯收，声称要见施主。主事只好报告总管，总管令家童托出一锭白银，借此打发了事。谁知这女尼仍然不收，非要见大司马本人不可，说是将军有难，她特地前来化解。总管只得如是禀报，大司马便命总管将她领进前厅。

大司马见阶下这女尼虽然面容土灰，倒也眉目清秀，不像装神弄鬼淫邪之辈，问她究竟有何所求。这女尼上前合掌礼拜，退而答道，久闻将军慈悲心重，自远方特意前来为其老母亡灵作七七四十九天斋戒，一并祈求菩萨，为他本人降福消灾。大司马居然令总管在内庭开了一间厢房，又叫家童在堂上设下香案。

自此，宅内木鱼声从早到晚耳不绝闻，一连数日，这大司马心里倒也越趋和平，对她日益敬待。只是这女尼每日午后更香之前，必先沐浴一番，每每长达一个时辰，而且天天如此，大司马心想出家人原本髡首，不比通常妇人，免不了梳妆打扮，沐浴不过是净心更香的一项仪式，何以每日花费这许多时间？况且沐浴时水声响动不已，莫非她总搅水停？心中多少犯疑。

一日，他在庭内踱步，木鱼声断然终止。片刻，又闻水响，知道这女尼将要更香，便上厅堂恭候。水声越来越响，良久不息。他疑心顿起，不觉走下台阶，经过厢房门前，见门缝并未合严，索性到了跟前，朝里探望。却见这比丘尼竟然面朝房门，袒裪远遗，裸身盘坐在盆中，双手合掌，捧水洗面，一改平时土灰面色，红颜皓齿，粉腮玉项，肩滑臀圆，活脱一个玉人。他赶紧走开，回到堂上，收拢心思。

厢房里水声依然响动不已，诱他止不住一心想看个分明，便沿着庑廊，蹑手蹑足，又到了门前。屏息凝神，贴住门缝，只见那纤纤十指舒张开来，揉搓一双丰乳，洁白似雪，两点樱花，含苞欲放，点缀其间。肌肤润泽，微微起伏，更有一线生机自脐而下，这大将军就势膝盖盖着地起不来了。又见一双素手从盆中操起剪刀一把，并拢双刃，使劲插入腹中，顿时鲜血殷红自脐下而涌出。他惊骇不已又不敢妄动，只好闭目不忍再看。

移时，水声复响，他睁眼定睛，见这髡首女尼血污淋漓，双手尚不停搅动，竟将脏腑和盘掏出，置于盆内！

这大司马毕竟将门世家，身经百战，尚不致昏厥，只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眉头紧蹙，决心看个明白。女尼此时此刻面无血色，眼帘下垂，睫毛翕合，嘴唇青白，微微颤抖，似在呻吟，细听又无声息，唯有水声淅淅。

她一双血手，拎起柔肠一段，指尖揉捏，寸寸洗理，渐次盘于腕肘，如此良久。随后，终于洗涤完毕，将脏腑整理妥贴，一并捧起，塞入腹内。又取一勺，将手臂、胸腹、股沟、腿足，乃至于脚趾一一涮洗干净，竟完好如初。这大司马连忙起来，登上厅堂，伫立恭候。

片刻，门扇洞开，这比丘尼手持念珠，和衣移步来至堂上，炉中线香恰巧燃尽。香根上一

缕青烟杳然消逝之际，她不慌不忙正好换上一柱。

这大司马如梦初醒，尚困惑不解，只得以实相问，女尼却不动声色，回答道：君若问鼎，便形同这般。本来正野心勃勃图谋篡位的这位将军，听了不免怅然，终于不敢越轨，守住了为臣的名节。原先这故事自然是一则政治训戒。

你说这故事换个结尾，也可以变成一则道德说教，警戒世人勿贪淫好色。

这故事也还可以变为一则宗教教义，规劝世人，依皈佛门。

这故事又还可以当作处世哲学，用以宣讲君子每日必三省其身，抑或人生即是痛苦，抑或生之痛皆出乎于己，抑或再演绎出许许多多精微而深奥的学说，全在于说故事的人最后如何诠释。

故事中的这主人翁大司马且有名有姓，翻查史书和古籍，大可作一番考证你既非史家，又没有这类政治野心，更不想当道学先生，也不传教，也不想为人师表，你看中的只是这个纯而又纯的故事，任何诠释同这故事本身其实都无直接关系，你只想用语言将这故事重新表述一番。